

鄉土學社就所謂新界東北「發展」區計劃的幾點意見

對於早前發展局所公佈的新界東北「發展」區計劃，鄉土學社認為政府應該改弦易轍，擱置現時所謂的「加強版新市鎮計劃」，善用政府閒置土地及環境已受破壞的棕土地段作住屋用途，並借此機會修正狹隘、短視規劃及發展思維，**全力推動鄉郊保育，並訂立本土農業政策**，其理據如下：

1. 重尋地方價值：

現在以地產為主導的規劃政策，對於土地的理解是狹隘的。土地並不只是一片片完全同質性的「空間」，發展前不應只是考慮到推展計劃的難度，而是必須先審視土地所盛載的各種價值，除了要考慮生態價值（請參考各大環團的分析），亦要從人文角度去看，理解「地方」上面的社區構成及其背後的文化價值。

這裏我們借用了近代人文地理學常用的「地方」一詞，是想明確地指出，由上而下式的規劃只可以改變空間的物理型態，但並不能創造有意義的社區，相反卻往往會將經年由寓居者自身努力創造的家園及社區（即地方）摧毀，而這破壞是任何補償措施都不能彌補的。在新界東北的例子中，我們可以清晰看到「地方」確實存在：幾代人自主地以腳下土地為基，胼手胝足興家立業，創造出有經濟及物質基礎（農業及本土工業）而又不失情感意義的真實社區。現時的計劃只將這些鄉郊居民約化為數字，卻漠視了這些地方所潛藏的多元文化價值。

2. 城鄉共生、永續香港：

近年香港的發展有走向單一化的趨勢，在全球化脈絡底下，我城不顧後果的將自身的生存全然勾繫於不穩定的環球金融經濟系統，乃至將民眾生活最基本的需要：如食物、水源，乃至土地及環境都毫不保留的全盤外判或銷售，這種發展走向明顯是不能持續，亦不符合世界潮流。

我城近三十年營役於投機創富，但回頭細看卻未見整體民眾生活質素有真實的提升，反而在城市的失衡發展下，本土經濟、草根的生活模式、可共享的自然空間，乃至傳統鄉土文化及集體文化記憶等普羅百姓的文化資產，正在一點一滴被抹去。

保育自足多元的鄉郊社區、發展農業及相關的社區經濟，不但可以處理糧食供給（food security）及食物安全（food safety）等愈趨嚴重的國際性問題，更可以吸收城市廚餘廢物並改善整體城市環境，提高市民生活質素。政府應該思考如何善用本港城郊鄉野極其貼近的獨特地理環境，好好運用地區邊緣效應，容讓多元發展，而不是將已然失效的「新市鎮」模式複製倒模甚至「加強化」。

3. 學校在窗外、鄉土即教育：

鄉土學社近年努力在新界東北地區收集被消音的鄉郊口述歷史故事，並透過此過程推動經驗式學習。我們發現本地的鄉土不但盛載著土地的知識和農人的生活智慧，其中更多元的生活方式及真摯的人情故事。就如前面第一點所提及，這是一個具有地方性的社區，保育鄉土就是保存社群及個人的根，亦彌補了城市人與地方的疏離。但現時的新界東北規劃要將這本港最後的一片大農區移平，將會使我們與鄉土自然與及我城歷史造成更大的割裂。

在與年輕人共同向鄉土及其中的居民學習的過程中，我們體會到經驗就是最好的學習，這不單是指我們了解到自己如何五體不勤、五穀不分，而是我們明白到一個城市如何對待自然及鄉土，就是最赤裸裸的教育實踐，未能涵括自然的城市中心教育觀必然是疏離異化的。

其實香港的原居民族群一直都重視農耕與教育，「天下良謀讀與耕」，他們早就明白到土地是極其重要的學習場域，知識不應只限於文字的記載，更必須透過身體五感去體認。鄉土是我們城市人所需要的讀本，而我們認為閱讀的最好方法就是投身耕作。因此，鄉土學社一眾成員過去一年身體力行，嘗試以耕作以土地為師，同時向農民學習，這過程深切讓我們體會到城市人的無知及自以為是。要彌補現代教育制度的闕失，我們必須為孩子保留一片可以讓其自主學習的鄉土，而不是將各種生活經驗也吸納到教育體系當中。新界東北的土地正正就是這片我們應該守護的鄉土。

4. 鄉土作為現代文明的方舟：

作為結語，容我們引用對台灣社區整體營造影響深遠的學者陳其南的說話，去表達我們對於香港規劃的願景：真正富足的生活必須包括有「豐富的自然資源、美感的景觀空間、乾淨舒爽的環境、有內涵的傳統文化、洋溢魅力的產物與民藝、優雅精緻的藝術活動，溫暖的人情、舒適的漫步、多樣的生活方式」，而要實現此一文化想像，必先保護我們的鄉郊社區、推動農業及社區經濟的發展、重建有意義的鄉土文化。我們懇請政府負責規劃的諸君重新考量新界東北鄉郊社區對於我城長遠永續發展的價值，臨崖勒馬，為我們的下一代留一片美善的鄉土。

鄉土學社

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九日